

红星在闪耀

战士出版社

红 星 在 闪 耀

战 士 出 版 社

出 版 说 明

为纪念光荣的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五十五周年，我们编选了《红星在闪耀》这本书，供广大指战员阅读。

本书是从《星火燎原》一至十集中选的。所选文章以革命回忆录的形式，从斗争的各个方面，反映了老一辈革命家的光荣业绩和高尚情操；反映了我军英勇善战，不怕流血牺牲，为完成党所赋予的光荣任务，发扬了高度的爱国主义及革命英雄主义精神和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崇高品德。真实地记述了在战火纷飞的年代里，军民亲如一家、官兵亲如兄弟的感人情景以及当年轰轰烈烈的延安大生产运动所表现出的中国人民的艰苦奋斗、自力更生、奋发图强、克服困难的创业精神。这些回忆录真实，生动，感人。有些文章可以作为故事在连队朗诵。书后附有一篇我军简史，读后可对五十五年的建军史有个大概的了解。

目 录

- 伟大的会师 何长工 (1)
井冈山上的故事 朱良才 杨兴顺 (12)
潘 虎 邓 洪 (16)
团结自己，消灭敌人 王集成 (26)
红色的“神兵” 廖汉生 (32)
板栗园狙击 贺炳炎 (35)
我跟父亲当红军 吴华夺得 (41)
攻破新集城 张吉厚 (47)
夜宿巴山顶 向明阳 (52)
“夜老虎” 程世才 (56)
强渡大渡河 杨得志 (62)
“红军鞋” 江耀浑 (70)
一袋干粮 刘文章 (73)
九个炊事员 谢方祠 (77)
一次支委会 钱治安 (82)
飘动的篝火 朱家胜 (86)
咱班的“王政委” 赵连成 (90)
赣南游击词 陈 毅 (96)
露营之歌 李兆麟 陈 雷 (99)

初到阜平 王 平 (101)
齐会激战 王绍南 (112)

风雪中的辎重兵	胡杰选	(110)
雁翎队	张希平	(123)
狼牙山上	宋学义	(133)
青松长荫马石山	宫润圃	(142)
太阳从这里升起	折聚英	(150)
南泥湾屯垦	左 齐	(159)
硕 果	胡 益	(170)
“豹子”连长	汪立波	(179)
史乡长	赵承先	(188)
“三通战术”巧歼敌	旷伏兆	(195)
“为刘胡兰报仇！”	赵 戈	(200)
过“山坳”	罗元发	(206)
“狭路相逢勇者胜”	肖永银	(214)
董存瑞	郅顺义	(221)
突 破	王鸿禧	(233)
“攻坚老虎”在锦州	龙书金	(243)
强攻碾庄圩	黄径深	(250)
战火与炊烟	原增禄	(258)
雄师纵横天津城	李天佑	(265)
大江重渡	黄火星	(276)
五星红旗在天安门前升起	李水清	(285)
附：中国人民解放军简史		(290)

伟 大 的 会 师

何 长 工

—

秋收起义以后，毛泽东同志亲自率领起义部队进军井冈山。

毛泽东同志一直非常关心周恩来、贺龙、叶挺、朱德、刘伯承等同志领导的南昌起义。上山不久，就派我去找湖南省委及衡阳特委联系，并且要我打听南昌起义部队的下落，相机和邻近地区革命力量取得联系。

十月五日我自井冈山出发，十日到达长沙。到长沙后，遵照毛泽东同志的指示，将秋收起义经过，向省委作了报告。当时，省委指示不必再去找衡阳特委了，由他们联系，而要我绕道粤北去联系革命力量。我遵照省委的指示，于十二月中旬辗转来到了广州，准备由那儿经由粤北返回井冈山。正巧又赶上广州起义，敌人被革命的声势吓坏了，马上调江西、湖南的队伍向广东集中，进行镇压。从广州到韶关的火车也不通了，情况非常混乱。我在旅馆老板的掩护下，躲过反革命的搜捕，十天后，方搭上火车，夜间来到了韶关。

几个月的奔波，身上脏得很，一下车住进旅馆，就忙着去洗澡。韶关驻扎着云南军阀范石生的第十六军。恰好

有几个军官和我在一起洗澡，水气蒙蒙的，谁也看不清谁。只听见他们在谈论：“王楷的队伍到犁铺头了。听说他原来叫朱德，是范军长的老同学。”另一个说：“同学是同学，可是那是一支暴徒集中的部队，我们对他有严密的戒备。”这个无意中听到的消息，真使我兴奋极了，踏破铁鞋无觅处，得来全不费功夫。南昌起义保留下的部队，原来在这里！我匆忙洗完澡，会了帐，看看钟，已经是下半夜一点了。我心急如火，顾不得天黑路远，马上离开韶关向西北走去。

犁铺头在韶关和乐昌之间，离韶关四十多里。我穿着西装、黄呢子大衣、黄皮靴，装得象个小康之家的子弟，手里挟着一包便衣，沿公路急匆匆地走着。幸好是深夜，一路上没有碰到什么人盘问与检查，安全地到达了犁铺头。

朱德同志部队的哨兵把我送到司令部。最先接见我的是一个留着长发，一脸大胡子的年轻人。他带我进到里边屋里，我一眼就看见了蔡协民同志，不由得大喊一声，扑上去和他握手：“老蔡，想不到在这儿碰到你！”蔡协民同志也吃了一惊，嚷道：“老何，你怎么来了？”原来我们在洞庭湖一带一起作过秘密和公开工作，处得很熟。经他介绍，我才知道那位年轻人就是朱德同志的参谋长王尔琢同志。我开玩笑说：“你这把胡子，简直象马克思。”蔡协民同志说：“王尔琢同志立了誓，革命不成功，就不剃头不刮胡子呢！”

大家正谈得热闹，从里间屋里走出一个人来，精神饱满，和蔼的笑容，全身严整的军人打扮。蔡协民同志把我介绍给他。他和我紧紧地握了握手，轻声而谦和地道了自己的姓名：“朱德。”同时巧逢在巴黎就熟悉的陈毅同志。

我把毛泽东同志上井冈山，直到我这次由广州脱险，

意外地找到此地来的经过，向他报告了。朱德同志高兴地说：“好极了。从敌人报纸上看到了井冈山的消息。我们跑来跑去，也没有个地方站脚，正要找毛泽东同志呢，前些天刚派毛泽覃同志（毛泽东同志的胞弟）到井冈山去联系了。”接着他详细地询问了秋收起义、广州起义的情况，问井冈山的环境怎样？群众多不多？……谈话间，不断有人来找他，一会儿是县委书记，一会儿是赤卫队长，人们出出进进，川流不息，看样子将要有什么大的行动。我们的谈话时断时续。朱德同志不时地回过头来，向我抱歉地笑笑。后来就叫陈毅同志招呼我休息。

第二天，朱德同志给了我一封介绍信和一部分盘费，握着我的手说：“希望赶快回到井冈山，和毛泽东同志联系。我们正在策动湘南暴动。”

二

一九二八年一月上旬，我回到井冈山。不久，就听到朱德和陈毅同志发动了湘南暴动的消息。湘南暴动仅仅一个月左右时间，宜章、郴州、资兴、永兴、耒阳五县就建立和壮大了地方武装，县、区、乡普遍成立了工农革命政府，打土豪，分田地。轰轰烈烈的湘南暴动吓坏了国民党反动派。湘粤两省的敌人，立刻出动“会剿”。湖南省敌人的前敌指挥部设在衡阳，广东省敌人的前敌指挥部设在曲江，沿粤汉线，形成南北夹击之势，直逼暴动总指挥部所在地郴州。江西的敌人也出动了，牵制我们井冈山工农革命军的行动。但由于湘南是湘粤两省的要道，是敌人必争之地，也因湘南特委在政策上受盲动主义的影响，部分地脱离了群众，因而暴动失败了。

三月上旬，应湘南特委的要求，以毛泽东同志为师长，率部队向湘南行动，支援湘南暴动。部队立刻在酃县的中村、水口集结，毛泽东同志在宣布担任师长职务后，对大家说：一个篱笆三个桩，一个好汉三个帮，三个臭皮匠，凑成诸葛亮。我们有这么多干部，大家当参谋长，大家当师长，不愁打不好仗。以后就兵分两路：毛泽东同志带着第一团作为左翼，揳入桂东、汝城之间，命令我们第二团，向彭公庙、资兴方向前进。

第二团是收编的王佐、袁文才的部队，约一千人，在毛泽东同志带领下，打过几次小胜仗，但还没有远出作过战。大家知道这次行动的意义后，情绪很高。开到资兴附近时，碰到一支队伍，拿的都是土枪、梭镖，约有一营左右。一问，才知道是朱德同志部下的第七师，都是资兴、永兴、耒阳一带的起义农民，师长叫邓允庭。我们会合后，开了个干部会，研究了敌情：湘敌何健的部队，在衡阳集结未动，可能因为湘东我军活动频繁，不敢轻易南下。我们便决定继续南进，阻挡北犯的粤军，不使他们逼近郴州，即使不能取胜，也可以掩护朱德同志的暴动总指挥部撤退。会上又决定第七师归我们统一指挥。

我们连夜经旧县，渡滁水，在滁口碰上了范石生的第十六军。滁口离郴州不过一百多里。敌人也刚到滁口，还还没有来得及做工事，就被我们围住了。那时井冈山的部队，虽然一式灰军装，还算整齐，但手中的枪却不太好，尤其是没有重武器，七师的同志连军装也没有。敌人大概有点瞧不起我们，打得很顽强，一边打一边很快地修起工事来。我们奋力攻打了两天两夜，敌人终于软下来了。当我们发动总攻击时，敌人哗地垮下来，向南撤逃。我们跟

踪追击，向南直追到接近文明司的地方。突然，正面出现了敌人主力，朝我们压迫过来。我们只好立刻撤退。

摆脱了范石生部队的追击以后，我们就退到资兴。这时，探听到何健的部队也已经出动，直逼郴州。便写了一封信，插上鸡毛，交由党的交通组织连夜快马传送到郴州，建议朱德同志迅速撤出，免遭南北夹击。我们北撤时，不意在资兴附近却突然碰到陈毅同志，他带着一部分暴动的农军和一些地方党的机关，由郴州退到这儿来。我们急忙问他：“朱德同志呢？”陈毅同志说：“他和总指挥部还在郴州，不久可能带着主力部队，向东北撤到安仁、茶陵一带去。”我们计算了一下日期，陈毅同志从郴州撤出时，正是我们打滁口的时候。

这时，我们和毛泽东同志还没有联系上，只知道他在汝城以西的马桥一带打游击。我们把队伍布置在资兴城郊，准备阻击追来的敌人，然后和陈毅同志及湘南特委书记杨祐涛等同志，到资兴城北七八十里的彭公庙开会，研究下一步的行动。

谁知，一开会，杨祐涛及共青团湘南特委书记席克思，就提出要回衡阳去。杨祐涛说：“我们是湘南特委，不是井冈山特委，我们不应该离开自己的地区。”席克思慷慨激昂地说：“共产党员应该不避艰险。我们湘南特委机关躲上井冈山，这是可耻的行为。”陈毅同志苦口婆心地劝说他们：“你们男女老少七八十人，各种口音，各种装束，挑着油印机，这一路民团查得很紧，怎么走得过去呢？同志们，不要作无谓牺牲吧，上井冈山以后，我们再设法陆续送你们走。”当时，我对于他们这种固执的态度也很生气，但警惕到不能用军队干部的身份来压服他们，便说：“毛泽东同志

是中央委员，我们可以请示一下毛泽东同志再作决定。”

他们根本不理会这个提议，下午，收拾了一下东西，就带着特委机关出发了。陈毅同志和我一同送了他们一程，一路上继续劝说他们留下，可是他们主意已定，再说也无用了。

回来的时候，陈毅同志和我并马缓行，大家的心情都很沉重：不幸的预感、无能为力的自疚，在我们心头起伏。

后来听说，他们果然在安仁、耒阳边界上，统统给敌人抓住，惨遭杀害了。一个党和团的特委机关，就这样损失了，这是在游击战争初期一个极为惨痛的教训。

我们回到彭公庙，就接到毛泽东同志的指示，要我们立即撤回井冈山，他带队伍在后面掩护，并正由汝城向酃县撤退。

三

当我们快接近酃县的沔都时，便衣侦察员回来报告说：“朱德同志带领的队伍已经到了沔都了！”大家一听说，都高兴得加快脚步，飞速赶去。进街后，果然看见一些军人在来往，他们有的穿军衣，大部分都穿的便衣，颜色有黑的有灰的，帽子也不一致，但一个个都是精神抖擞，神气得很。

我随着陈毅同志、邓允庭同志，以及几个县委书记，一齐来到朱德同志的屋里。他穿着一身不大整洁的灰军装，绑腿却还是打得那么结实，脸色比在犁铺头的时候黑得多了。他笑呵呵地和我们一一握手。我们问他：“这次没有受损失吧？”他说：“很好，没有受损失。就是忙得没有理发，胡子长得很盛了。家务还是很大的，缴了武器，队伍也扩

大了，干部也充实了。”我说：“我们拼命向南打，想不到你撤得这么利索。”朱德同志笑眯眯地说：“你们的行动，直接掩护了我们的撤退。”接着他又问：“毛泽东同志在哪里？”我报告说：“他担任后卫，大约还得三四天才到。”

我们陪朱德同志吃了饭。饭后，我告辞说：“我先回宁冈，准备一下房子和给养，还要动员群众热烈欢迎你们呢！你还有什么指示？”

朱德同志和蔼地说：“你们是主人，你们咋个料理都行。”

第七师归队了，陈毅同志也留在朱德同志身边。四月二十四日，我们第二团回到砻市，将队伍布置在东边，向江西警戒，然后将宁冈附近的后方机关及广大群众动员起来，为欢迎兄弟部队筹备房子和给养。

回到砻市两天，朱德和陈毅同志带着一部分直属部队也进了山，分住在砻市附近的几个小村庄里。四月二十八日，毛泽东同志率领第一团回来了；朱德同志的主力部队，也从安仁、茶陵一带开来了。宁静的山中平原顿时显得热闹起来。

一九二八年四月二十八日，这天天气十分晴朗，巍峨的井冈山象被水洗过一样，显得特别清新；满野葱绿的稻田，散发着清香；太阳喜洋洋地挂在高空，照得溪水盈盈闪光。这是一个多么美好的日子！我们跟在毛泽东同志的身后，注视着他那高大稳健的身影。大家心潮澎湃。是他在大革命失败以后，在井冈山建立了第一个农村革命根据地，竖立起了第一面鲜艳的红旗，照亮了中国革命的航程。今天，两支革命武装胜利会师了！革命的力量将要在这个坚实的基础上更加壮大，革命根据地将进一步巩固发展，

革命的浪潮，将要从这里更有力地推向全国……

毛泽东同志和朱德同志会见地点是在宁冈砻市的龙江书院。朱德、陈毅同志先到了龙江书院，当毛泽东同志到来时，朱德同志赶忙偕同陈毅等同志到门外来迎接。我远远看见他，就报告毛泽东同志说：“站在最前面的那位，就是朱德同志，左边是陈毅同志。”毛泽东同志点点头，微笑着向他们招手。

快走近龙江书院时，朱德同志抢前几步，毛泽东同志也加快了脚步，早早把手伸出来。不一会，他们的两只强有力的手掌，就紧紧地握在一起了，使劲地摇着对方的手臂，是那么热烈，那么深情。

进了龙江书院屋里，毛泽东同志把我们介绍给朱德同志；朱德同志也将他周围的干部，给毛泽东同志作了介绍。

毛泽东同志带着祝贺的口吻说：“这次湘粤两省的敌人竟没有能整到你！”

朱德同志说：“我们转移得快，也全靠你们的掩护。”

谈了一阵军情以后，毛泽东同志热情地说：“趁‘五四’纪念日，兄弟部队和附近群众开个热闹的联欢大会，两方面的负责同志和大家见见面。”说着，转过身叫我负责准备一下大会，详细地指示了该准备些什么，最后特别强调说：“要多发动些群众来参加！”

等他指示完毕，我们几个跟他来的同志就告辞出来，让毛泽东同志和朱德同志可以安静地商谈更重要的事情。

我们走出来，看见田野山坡、村庄周围，到处是一簇一簇的人群。井冈山的战士和群众已经和朱德同志带来的战士们处得很熟了，他们相互倾吐盼望之情，相互介绍情况，谈论革命经历，展望未来前途，表示今后决心。到处

欢声笑语，一片热闹景象。

四

山明水秀的砻市，今天更加美丽可爱，山茶花更红，油菜花更黄，溪水更青，秧田更绿。在砻市南边的一个草坪上，有一个用门板和竹竿搭起来的主席台，被无数的云霞似的红旗簇拥着。主席台两旁插满了写着“庆祝两支革命部队胜利会师”、“打倒国民党反动派”的标语板。

一清早，人们就川流不息地向会场走来，不到十点钟，二十里路外的部队也都赶到了。会场挤满了人。部队和湘南农军约一万人，群众也不少。人山、旗海、歌声、笑语，汇成了喧闹的浪潮。

十点钟，由党、政、军、工、农各界组成的主席团，走上了主席台。我担任大会司仪，便宣布：“大会开始！放鞭炮！”从树顶直挂到地面的鞭炮立刻响起来，经久不绝；排列在主席台前的司号员一齐吹响军号，号音整齐嘹亮，威武雄壮，响彻云霄，远近的山峰都传来回音。

军乐奏完，大会执行主席陈毅同志讲话了。他说，今天是“五四”纪念日，我们今天来开大会庆祝两支部队的胜利会师，是有特别重要的意义的。接着他宣布，根据红四军军委的决定，全体部队改编为中国工农红军第四军，军长是朱德同志，党代表是毛泽东同志。

朱德同志接着讲话。他说，我们党领导的两支革命武装的会合，意味着中国革命的新的起点。参加这次胜利会师大会的同志，一定都很高兴。可是，敌人却在那里难过。那么，就让敌人难过吧，我们不能照顾他们的情绪，我们将来还要彻底消灭他们呢！这次胜利会师，我们的力量

扩大了，又有了井冈山作为根据地，我们就可以不断地打击敌人，不断地发展革命。最后，他希望两支部队会师后，要加强团结。他又向群众保证，红军一定保卫红色根据地，保护群众分田的利益。他的话刚结束，就响起了热烈的掌声。

接着，毛泽东同志讲话。他指出这次会师是有历史意义的，同时分析了红军部队的光明前途。他说，我们红军不光要打仗，还要发动群众，组织群众。现在我们虽然在数量上、装备上不如敌人，但是我们有马列主义，有群众的支持，不怕打不败敌人。敌人并没有孙悟空的本事，即使有孙悟空的本事，我们也有办法对付他们，因为我们有如来佛的本事。他们总逃不出如来佛的手掌！我们要善于找敌人的弱点，然后集中兵力专打这一部分。十个指头有长短，荷花出水有高低，敌人也是有弱有强，兵力分布也难保没有不周到的地方。我们抓住敌人的弱点，狠狠地打一顿，打胜了，立刻分散躲到敌人背后去玩“捉迷藏”。这样，我们就能掌握主动权，把敌人放在我们手心里玩。毛泽东同志这一番话，把大家说得心花怒放，信心倍增。全场响起了暴风雨般的掌声和热烈的欢呼声。

红四军参谋长王尔琢同志讲了一番军民关系的问题后，各方面的代表也都讲了话。大家都满腔热情地祝贺新成立的红四军，在将来跟反动派的斗争中取得伟大的胜利，根据地能顺利地发展和巩固。

毛泽东同志和朱德同志胜利会师的消息，迅速传遍了全中国。井冈山地区的红军声势更加浩大，井冈山革命根据地更加巩固、发展。会师后，在毛泽东同志领导下，取得了“四月至七月四个月的各次军事胜利和群众割据的发

展”。尤其是六月二十三日龙源口大捷，歼敌一个团，打垮两个团，缴枪千余支，第四次击破江西敌人进攻，取得井冈山根据地创建以来的最大一次胜利。井冈山根据地扩大到宁冈、永新、莲花三个全县，吉安、安福各一小部，遂川北部，酃县东南部，“是为边界全盛时期”。湘赣边界的红旗子，渐渐引起了附近省份工农兵群众的希望。这时，许多学生和安源煤矿工人，克服了重重困难，来到了井冈山。醴陵也有一批革命农民和学生，长途跋涉奔上了井冈山。后来彭德怀、滕代远、邓萍等同志率领红五军也来到了井冈山。井冈山成了中国革命的中心和坚强的堡垒。

井冈山上的故事

一 根 灯 芯

朱 良 才

在井冈山上，由于被敌人封锁，服装弹药、粮米油盐都很困难。就拿油来说吧，煮菜要用油，点灯要用油……可是敌人封锁得紧，油进不了山；山上只出产点菜油，也很少很少。下山活动的部队，打土豪偶然搞了点油，就成了宝贝。

记得上山后不久，毛泽东同志亲自向部队宣布了一个关于用油的规定。内容大致是这样：各连（直至营和团以上机关）办公时用一盏灯，可点三根灯芯；不办公时，即应将灯熄掉。连部要留一盏灯，供带班、查哨等用，但只准点一根灯芯。

此后，在井冈山上，部队都严格地执行了这个规定。一到夜间，熄灯号“的的哒哒”一响，战士们就都吹熄了灯，只有连部的一盏灯，有一根灯芯亮着。

开始，我们还弄不懂：毛委员有那么多大事要考虑、策划，这么一根灯芯的小事，他为啥还要亲自作规定？后来才明白，这不是小事，——在这样的情况下，怎样精打细算、省吃俭用，以保证全体人员有油吃，又使这有限的物资用得时间更长一些，能度过困难，这是个好大的问题。